

晚清龔易圖藏書探析—— 以《烏石山房簡明書目》 《大通樓藏書目錄簿》爲主的考察

王國良
國立臺北大學
古典文獻學研究所

提 要

清福建閩縣（今福州市）龔易圖（1836-1893）之烏石山房與大通樓，度藏圖書不下十餘萬卷。所收多係福建名家，如徐燊、林佶、鄭杰等人遞藏宋、元、明本，精抄本；也有不少其他地區藏書家流散出來的精善罕見舊籍，或者實用典冊，價值頗高。

龔氏藏書自民國以來，除了烏石山房大部份精品曾讓售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之外，大多數已捐贈福建省圖書館、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散失的情形還不算太嚴重，也算是書林幸事。

本論文打算根據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烏石山房簡明書目》、鄭振鐸抄藏《大通樓藏書目錄簿》爲主要線索，一方面調查福州、臺北兩地現存龔氏原來收藏圖書，統計其數量，考察其保存狀況；一方面分析藏書來源、種類與內容大概，並評估其文獻價值。此外，對龔氏生平著述也進行搜羅與探討，希望對此一晚清著述家兼官紳藏書家能有比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關鍵詞：龔易圖、藏書家、烏石山房、大通樓藏書目錄

一、引言

晚清閩縣（今福建省福州市）藏書家龔易圖（1836-1893）¹是葉昌熾（1848-1917）《藏書紀事詩》不曾提到的人物。只有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李厚基（1869-1942）等修，陳衍（1856-1937）、沈瑜慶（1858-1918）等纂《（民國）福建通志》，卷三十九〈人物·龔易圖〉才敘及龔氏於清末「築雙驂園於烏石山下，度樓藏書十餘萬卷。」²另外郭白陽（約1885-1940）撰〈閩藏書家考略〉，龔易圖亦列名其中。稍後，薩士武（名兆寅，1902-1967）撰〈福建藏書家考略〉，亦曾約略敘及龔氏藏書之信息。事實上，龔家所度藏圖書，不管在數量或質量上，比起同代的謝章铤（1820-1903）「賭棋山莊」、丁日昌（1823-1882）「持靜齋」、耿文光（1833-1908）「萬卷精華樓」、姚振宗（1842-1906）「師石山房」、孫詒讓（1848-1908）「玉海樓」等名家的收藏，不僅毫無遜色，甚至有超過之處。何況龔氏「烏石山房」藏書精品三萬四千餘冊，已於1929年讓售日本所屬臺北帝國大學，目前仍舊安然無恙，並成為臺灣大學圖書館度藏古籍中最重要的一部份。至於「大通樓」所有一萬冊左右藏書，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前後，他的後裔將其中大約四千冊捐獻出來，現藏福建省立圖書館。³對於龔氏藏書的來龍去脈，以及其中大量珍貴資料之價值，今天若能結合臺、閩兩方學者，積極地從事全面調查瞭解，並加以客觀深入評估，應該是一件可行而且頗具學術意義的工作。

本論文打算根據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所藏《烏石山房簡明書目》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收藏《大通樓藏書目錄簿》為主要線索，一方面探索其藏書來源、種類及內容大概；一方面調查臺北、福州兩地現存龔氏舊藏圖書，統計其數量，考察其使用狀況。希望藉此對這位晚清官紳兼藏書家能有比較全面而深入的瞭解。

二、龔易圖生平及其藏書聚散

龔易圖，字少文，號藹人，又作藹仁，一號含晶，又號含真，晚號烏石山房

1 據（清）龔易圖編、龔晉義等續編，《藹仁府君自訂年譜》，龔氏出生於道光15年12月14日，實為1836年1月31日。因此，一般標其生年作1835年者，不正確。

2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1922年福州刊本，卷39，葉56a。

3 大通樓所捐圖書數量，今依《福建省圖書館善本書目》點算粗估，非官方公布數字。

主人，福建閩縣人。咸豐九年（1859）進士，後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雲南知縣。時捻匪充斥，督師毛昶熙（1817-1882）器重其才，奏留差遣，隨軍補任山東東昌府知府，仍兼營務。扼守運河道有功，以道員用，加運使銜。同治七年（1868）七月，調補濟南府知府；十二月，補道員，加布政使銜。九年，擢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光緒三年（1877）遷江蘇按察使，數月，丁外艱。服闕，補廣東按察使，逾年，授雲南布政使，未行，調任廣東布政使。時值法國侵略者挑釁，籌備餉械抗法。十一年（1885）調湖南布政使，數月，以前粵藩任內事被議落職。後因獻款，捐製棉衣三萬套賑濟災民，奉旨賞還原銜。龔氏通禪理，知星卜，書畫皆學蘇軾，蒼秀冠時，著有《參同契直解》、《谷盈子》、《西遊記評註》、《烏石山房詩藁》等。歿後，友人謝章铤為撰〈布政使司布政使藹仁龔公墓志銘〉，收錄於《賭棋山莊文·又續集》卷一，又載閔爾昌（1872-1948）輯《碑傳集補》卷十八。

龔易圖宦海歸來後，起初居住在烏石山麓的雙驂園，晚年贖回於福州舊城北門的西湖畔龔氏祖居——三山公館，闢地增築樓臺亭榭，鑿池植樹，終於建成集民居、園林、祠堂為一體的大型園林建築。工程竣工後，題名「三山舊館」（參閱附圖一），又名「武陵北墅」。大通樓乃是這一園林式建築群中的中心建築（參閱附圖二）。可惜，這一享譽榕城的名園連同大通樓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未能逃出被夷為平地的劫難，如今只能在地方歷史文獻和龔氏後人的回憶中找到一些模糊的影子。

龔氏對購書、藏書、讀書、著書的興趣，一方面出自於個人的性情，一方面也與家學淵源有關。龔家世代為書香門第。他的高祖龔景翰就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景翰，字惟廣，號海峰，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官至蘭州知府。曾藏圖書三萬卷，撰有《澹靜齋詩鈔》行世。與他同時代的詩人無錫秦瀛（1743-1821）有一首題為〈為龔海峰題載書圖〉的詩作，生動地記錄了這位藏書家對購藏圖書的痴迷程度：

海峰來京師，不羨官爵美。

日向坊間購異書，夜就燈前翻故紙。

前身應是老蠹蟬，性命總不離文史。

典衣竟買三萬卷，堆案盈籍富無比。⁴

4 此詩見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卷8，葉3b。

迨其子龔式谷、孫龔康顯都增添了藏書。到了曾孫龔耀孫時，家道式微，圖書散失殆盡。一直到玄孫龔易圖當官，家庭經濟情況大加改善之後，才又不惜重金，四處收購古籍。龔氏的《烏石山房詩存》卷二丙子歲（1876）詩中有〈購海寧陳氏書三千餘種〉一題；己卯歲（1879）詩中有〈筑雙驂園藏書其中〉一題；又卷十二癸巳歲（1893）有〈檢石芝山館藏書移之大通樓有感〉一題。吾人循此大抵可知龔易圖藏書活動的情況：早年為官時即開始購藏圖書。四十一歲，在煙台擔任兵備道兼海關監督時，獲得海寧陳氏一大批珍貴典籍。⁵ 次年回到家鄉福州後，於烏石山下建雙驂園，藏書於此，收藏數量約五萬卷。晚年，西湖畔大通樓落成，遂將原購自劉家鎮石芝山館之二萬餘卷暨其他藏品移入大通樓主樓以北的藏書樓，名之曰「五萬卷書楹」。

關於龔易圖的藏書活動，近人筆記和方志中有零星記載。陳衍（1856-1937）纂修《福建通志》說他「罷官後，日邀知好以詩酒相娛，築雙驂園於烏石山下，庋樓藏書十餘萬卷。」⁶ 郭白陽在《竹間續話》卷四記載：「龔藹仁先生，家世富裕。時其戚劉夙為（家鎮）聚藏經籍甚富。後人向之貸款，久無以還，乃將所藏書二萬餘卷償之。先生遂並雙驂園舊藏三萬餘卷，貯於大通樓，匾額曰『五萬卷書楹』。」⁷ 作者郭氏曾經到過大通樓閱覽龔氏的藏書，並記錄了他的印象云：「樓廳廣闊，重架連楹，中多麻沙及元明版本。半為徐興公、謝在杭、李鹿山、鄭昌英諸前輩及海寧陳氏所藏，洵可寶也。禮逸表叔於斯樓保護甚謹，曾出所編書目示余。余向聞《大通樓書目》楊希閔嘗編之，惜不之見。」⁸ 此可知，大通樓的藏書不僅數量可觀，質量亦屬上乘，兼具歷史文物價值和文獻學術價值。

今按：郭氏的記載有其作用，卻不盡正確。光緒三年（1877）龔易圖丁父憂告假歸里，於烏石山西麓築烏石山房，於崖上構樓屋十楹，庋書於中，額為『五萬卷藏書楹』。六年（1880），與江西楊希閔（字鐵傭，號臥雲，1806-1882）撰成《烏石山房藏書目錄》。這部書目原本不傳，惟龔綸（字禮逸，1902-1965）於1925年重校鈔之《烏石山房藏書簡明目錄》油印本，尚存。（說詳第三節，關於

5 有關海寧陳氏之名字未詳。林更生撰〈大通樓——龔易圖的私家藏書樓〉謂係嘉慶間藏書家陳鱣。其後，龔鑄智於2004年7月13日在《福州晚報》發表〈龔易圖和藏書樓〉，亦云然。唯此說，恐未必可信。今暫存疑，俟考。

6 同註2。

7 見郭白陽，《竹間續話》，頁79。

8 同註7。

《烏石山房藏書簡明日錄》）迨十九年（1893）六月，大通樓建成後，龔氏把多處藏書聚於該樓。此時，楊希閔墓木已拱，龔氏本人也中風日久，無法再親自檢校藏書，編《大通樓書目》。至於今日僅存於福建省圖書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三部五卷本的《大通樓藏書目錄簿》抄本，編校者恐怕是另有其人了。（說詳第四節：關於《大通樓藏書目錄簿》）

在管理和利用烏石山房暨大通樓藏書方面，龔易圖也費了一番工夫，他曾編訂藏書樓的「閱覽規程」，規定家中子弟私塾用書不許動用樓內藏書，只有出於學術上的需要，可以到樓內校抄檢誦，但無論是家中子弟還是親戚好友，也只能在樓中閱覽，禁止攜出樓外。藏書樓還聘請了專人負責編目、修書、曬書、整理等事宜。

龔易圖去世後，不久清朝結束政權。民國肇建，局勢動盪不安，龔氏子弟似乎沒有什麼謀生技能，家道逐漸中落，十萬卷藏書的管理變成了一種不小的負擔。是否要脫手其中部分舊籍，也是考慮的方案之一。1929年秋天，滄趣樓主陳寶琛（1848-1935）外甥兼女婿，臺北板橋林家後裔林熊祥（1895-1973）從福州返抵臺北，攜帶了一套《烏石山房藏書簡明日錄》，與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文學部的久保天隨（1875-1934）、桑田六郎（1894-1987）、神田喜一郎（1897-1984）教授等會面，介紹交涉福建龔氏烏石山房藏書讓售事宜。經由熟悉漢籍的神田先生，帶著史學科助手前嶋信次（1903-1983），前往福州察看該批收藏。最後選擇大多數保存情況良好，未遭蟲蛀的書籍二〇九九部，三四八〇三冊，以一萬六千八百美金成交，利用夜間搬運，悄悄的用商船運回臺北。⁹ 對於此事，神田氏在其〈倭古書屋漫筆〉曾記云：「福州龔氏烏石山房藏書頗富，予嘗過之，賦一絕以贈主人。詩云：『詩書奕世傲封侯，自是閩中第一流；千載青箱傳得在，古香吹滿大通樓。』大通樓者，其藏書處之名也。此藏書今已全數歸臺北帝國大學所有。」¹⁰

售出烏石山房舊藏之後，大通樓一度疏於管理，藏書散失不少。到了1931年，龔易圖的嫡孫龔綸（禮逸）重新檢點樓內剩餘藏書，再次編定了一份《大通

9 參閱張寶三，〈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日本漢學研究初探》，頁341-344。

10 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第10卷，頁293。此作原載臺灣愛書會發行《愛書》第3輯（昭和9年12月），頁28。其譯文參考張寶三，〈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頁342-343。

樓藏書目錄》。該目錄收集了經、史、子、集各類圖書計三萬八千餘卷。龔禮逸在《大通樓藏書目錄》卷末題有一段跋語，其中道：「吾謂世間瑰寶，聚散何常，人失人得，但使不負此書可耳。若深鎖飽蠹與任聽散佚，反失先人收藏之意。……縱能云青毡長物可特置之，恐未必遏彼耿耿者覬覦之心也。悲夫！」¹¹雖然他還在做自己能夠做的最大努力，但在痛惜圖書散失的同時，似乎已經有了某種預感，大通樓藏書還會再次遇到一次劫難。

1949年大陸政權交替後，地主能不受清算者幾稀。約在六〇年代中期，龔氏家人由龔禮逸代表出面將大部分藏書捐獻給國家，獲得新的人民政府獎狀，這批藏書現在相當完整地保存在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¹²

三、關於《烏石山房藏書簡明目錄》

（一）《烏石山房藏書目錄》編輯緣起

龔易圖《烏石山房詩藁》卷十六〈雙驂園詩并序〉云：「丙子季仁十弟以銀五百兩，購得烏石山西麓鄭氏果園。今年予假歸，因即其中築屋五楹，額爲『烏石山房』，遂夙志也。……山房之右，構樓屋十楹，庋書於中，額爲『五萬卷藏書楹』。……統名之爲雙驂園。……〈藏書楹〉：『故家無長物，惟有舊氈存；東觀曾容讀，縹緗十萬言。』……」¹³又《藹仁府君自訂年譜》：「（光緒）三年丁丑四十三歲，出資修西門外三公祠。烏石山得一地，修雙驂園，庋藏書五萬卷於其中。」¹⁴同書：「五年己卯四十五歲，……校群書於烏石山房。……六年庚辰四十六歲，刊《烏石山房詩集》成，與江西楊臥雲撰《烏石山房藏書目錄》。」¹⁵

今按：楊臥雲，即楊希閔，江西新城人，道光十八年（1837）拔貢，候選內閣中書。咸豐六年（1856）因太平天國軍隊作亂，舉家流落到福建邵武，後遷福州。先後被福建學政吳保泰（1855-？）和布政使周開錫（1826-1871）延聘。同治九年（1870），他東渡臺灣，在臺南海東書院主講十一年，以宋儒性理之學及

11 1964年龔禮逸手抄本，卷末葉2a。

12 參見陳士驩，〈三山舊館瑣記〉，頁64-65。

13 1879年龔氏原刊本，卷16，葉18a-19a。

14 龔易圖編、龔晉義等續編，《藹仁府君自訂年譜》，頁70。

15 同註14，頁75。

五經等書啓迪臺灣士子，學風爲之一新。他還擅長詩詞創作，撰有《遐憩山房詩》。此外，對於醫學也有一定研究，曾著《傷寒論百十三方解答》、《盱客醫談》。晚年仍寓居福州，繼撰《客中隨筆》，親自筆錄藏書、說經、居家、政事、校籍、文章、雜餘、釋典八大類，其中不乏珍貴文獻資料。¹⁶ 可見他知識廣博，對圖書文獻的蒐集整理也有濃厚的興趣，的確是編藏書目錄適當人選。

（二）《烏石山房藏書簡明目錄》介紹

龔、楊二氏合撰的書目原本，吾人已無從尋覓。目前僅有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學研究中心，各保存有一部民國乙丑年（1925）龔綸重校鈔的油印本《烏石山房簡明書目》，大致保留了烏石山房藏書的原來面目。¹⁷

臺灣大學圖書館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今存《烏石山房簡明書目》（內頁書名俱題《烏石山房藏書簡明目錄》）一部二冊，分爲經、史、子、集及附錄五卷。首卷之前錄有〈雙驂園烏石山房藏書楹條款並引〉。其「引」稱：

嘗慨讀書難，藏書尤難，藏書既多且久，則尤難之難。予少時家中無多書，……迨出山後，京居不易，無力致書，時復假遊琉璃廠肆，就肆中借書翻閱。及改外從事軍旅，無暇讀書，然有餘力，亦時借他人之書以永朝夕，初未能自置一編也。在山左時，始稍置書。癸酉，在煙台，忽有海寧陳氏持其遺書來售，計三千餘種，急以重價得之。復益以歷年所積，共計五萬卷有奇（原註：「按此祇照當時收藏卷數言之，迄今合大通樓藏書計之已倍及此數矣。孫綸謹註。」）分部標目，由海道運閩。丁丑歸，遂構藏書楹於烏石山房。己卯之春，始行編次。而俗事浸淫，竟不能遍。……予東西南北之人也，恐欲讀書而終虛此願，則謀所以守吾之書，而期其多且久者，不立法於始，何以善後？……茲將條款列

16 參見《百度百科，楊希閔·2》。<http://baike.baidu.com/view/220804.htm>（檢索日期：2007年9月28日）。

17 按：臺灣大學本原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閱覽係（部）所藏，其後轉交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該目錄上頗多館員注記，有欠清爽。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本乃日本人伊藤賢道捐贈。伊藤氏為臺北南雅詩社成員，1930年前後與臺北帝大久保天隨、神田喜一郎等同為社友，多所往來，因而得以獲贈銅版刻印本《烏石山房簡明書目》一部，其後捐給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前身）。有關伊藤氏收藏本信息，由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生郭明芳學弟提供，特此聲明致謝。

後，願世守之勿替。¹⁸

「引」之後列載有十五條款，首條曰：「藏書謹遵《四庫全書提要》，分經、史、子、集四部，各從其類，分立門目。首列書名及卷數若干，次列撰者爵里姓名，次列版本所自，以便稽查。如讀書有得，則宜每書撰一考證，附於目後。此願俟諸異日。」

第十一條曰：「書目現時尚未編集成書，俟編成後，書三部。以一部藏樓上，一部藏家中，一部備人借閱，仍隨時修整。」末條為「現列規條應錄一分存書目簿上，錄一分粘貼樓牆，以垂久遠。」末題「光緒己卯年（1880）十二月穀旦雙驂園烏石山房主人龔易圖記」。¹⁹

根據龔氏自訂年譜，寫成藏書楹條款並引的次年，即光緒庚辰（1880）藹仁先生與楊希閔合作，撰成《烏石山房藏書目錄》。²⁰以今日所見的《烏石山房簡明目錄》而言，其著錄形式大致與龔氏所書條款第十一則相似。只是少了撰者爵里，多了冊數，至於「考證」（提要）則從缺矣。

以下謹依《簡明目錄》所載，列其四部類名暨各類部、卷、冊數，以供參考。

（一）經部

類名 \ 數目	部 數	卷 數	冊 數
易類	31 部	261 卷（內5部無卷數）	179 冊
書類	5 部	52 卷	26 冊
詩類	16 部	258 卷	124 冊
禮類	25 部	1260 卷	371 冊
春秋類	29 部	581 卷	221 冊
孝經類	2 部	1 卷（內1部無卷數）	7 冊
群經總義類	27 部	1723 卷（內4部無卷數）	724 冊

18 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本，卷首，頁1-2。

19 同註15，頁3-7。

20 同註14，頁75。

數目 類名	部 數	卷 數	冊 數
四書類	29部	537卷（內1部無卷數）	279冊
樂類	4部	244卷（內1部無卷數）	34冊
小學類	52部	904卷（內3部無卷數）	243冊
總計	220部	5821卷（內15部無卷數）	2208冊

（二）史部

數目 類名	部 數	卷 數	冊 數
正史類	18部	7320卷	1704冊
編年類	27部	2130卷（內2部無卷數）	935冊
紀事本末類	16部	1220卷	481冊
別史類	16部	1239卷（內1部無卷數）	254冊
雜史類	10部	103卷（內1部無卷數）	27冊
詔令奏議類	14部	787卷（內1部無卷數）	264冊（內4部不計冊數）
傳記類	48部	780卷（內1部無卷數）	301冊
史鈔類	10部	495卷	208冊
載記類	2部	216卷	21冊
時令類	4部	64卷	38冊
地理類	113部	3458卷（內1部無卷數）	1364冊
職官類	10部	217卷	56冊
政書類	43部	2229卷（內2部無卷數）	812冊
目錄類	30部	930卷（內2部無卷數）	379冊
史評類	13部	422卷（內1部無卷數）	231冊
總計	374部	21610卷（內12部無卷數）	7075冊（內4部不計冊數）

(三) 子部

類名 \ 數目	部 數	卷 數	冊 數
儒家類	41 部	940 卷 (內1部無卷數)	341 冊
兵家類	15 部	457 卷	159 冊
法家類	10 部	322 卷	183 冊
農家類	3 部	66 卷 (內2部無卷數)	27 冊
醫家類	37 部	1139 卷 (內2部無卷數)	556 冊 (內2部不計冊數)
天文算法類	6 部	247 卷 (內1部無卷數)	98 冊
術數類	21 部	355 卷	181 冊
藝術類	32 部	466 卷 (內2部無卷數)	394 冊
譜錄類	15 部	182 卷 (內2部無卷數)	75 冊
雜家類	58 部	1379 卷 (內4部無卷數)	630 冊
類書類	46 部	5248 卷 (內2部無卷數)	1576 冊 (內2部不計冊數)
小說家類	39 部	903 卷 (內9部無卷數)	282 冊 (內1部不計冊數)
釋家類	15 部	73 卷	47 冊
道家類	56 部	264 卷 (內7部無卷數)	177 冊
總計	394 部	12041 卷 (內32部無卷數)	4826 冊 (內5部不計冊數)

(四) 集部

類名 \ 數目	部 數	卷 數	冊 數
楚詞類	5 部	60 卷	11 冊
別集類	618 部	15817 卷 (內15部無卷數)	4651 冊 (內2部不計冊數)
總集類	72 部	9670 卷 (內7部無卷數)	2584 冊
詩文評類	30 部	585 卷 (內1部無卷數)	164 冊
詞曲類	30 部	426 卷 (內4部無卷數)	163 冊 (內1部不計冊數)
總計	755 部	26556 卷 (內27部無卷數)	34131 冊 (內3部不計冊數)

(五) 附錄 (上)

叢書類	71 部	17936 卷 (內6部無卷數)	5000 冊 (內1部不計冊數)
荒外雜著類	68 部	419 卷 (內4部無卷數)	118 冊
總計	139 部	18355 卷 (內10部無卷數)	5118 冊 (內1部不計冊數)

附錄（中）

副本書	254部	8561卷（內14部無卷數）	2261冊（內5部不計冊數）
-----	------	----------------	----------------

附錄（下）

龔氏家言 箱藏書籍	30部	26297卷（內2部無卷數）	未計冊數
--------------	-----	----------------	------

按：本《目錄簿》所載經、史、子、集四部暨附錄叢書、荒外雜著兩類，總計1882種，84385卷（內96種無卷數），共裝26800冊（另4部不計冊數）。副本書計254部，8561卷（內14種無卷數），2261冊（另5部不計冊數）。箱藏書30種，26297卷（內2種無卷數），未載各種之冊數。

四、關於《大通樓藏書目錄簿》

從龔晉義（1869-1902）等續編《藹仁府君自訂年譜》來看，光緒十八年（1892）龔易圖五十八歲，贖回三山公館，改建家廟於前，左右設義倉義塾，主體建築中則有大通樓。並得劉氏書二萬餘卷藏其中。不過真正完工遷居則在次年六月。²¹這也是《烏石山房詩存》卷十二癸巳（1893）詩中有〈檢石芝山房藏書移之大通樓有感〉一題的緣由。

《大通樓藏書目錄簿》撰成的時間，目前尚未找到確切的資料。根據相關的文獻，吾人得知龔易圖遷入三山舊館四個月就去世了，在短時間內不可能編成一部完整的新藏書目錄。然而在民國乙丑年（1925）龔綸（禮逸）校鈔的《烏石山房藏書簡明目錄》卷五之下，附錄「龔氏家言」末頁則載有《大通樓藏書目錄簿》一種，未注明卷數。又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藏有龔禮逸於民國二十年（1931）校抄《大通樓藏書目錄》，卷末識語云：「右藏書五萬卷，均藹仁公舊藏本。自清光緒丁丑收藏，迄今垂六十年。……現重加校次一過，部類悉仍舊編，不再更定。惟闕佚無可考者，則予剔出不列。前項所錄，其版本稍佳，或損缺尚可修補者，則分別編入正目與附錄，均記所闕，以俟來葉，俾知收藏不易，與世守之艱若此。」由於龔禮逸增刪校編此目錄，用力獨多，因此薩兆寅編《福建藏書家資料彙編》，〈龔易圖〉條下乃逕謂：「《大通樓藏書目錄》，龔禮逸撰。」²²雖非完全正確，卻也不無道理。

此《目錄簿》，目前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鄭振鐸（1898-1958）的「西諦

21 同註14，頁82。

22 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藏手抄本《彙編》（四），未標頁次。

鈔藏」本一部，四卷（五卷），四冊。²³已由林夕編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五冊。不著撰人姓名，僅在卷一至卷四首頁題「閩縣龔易圖少文收藏」一行，卷五則題「龔禮逸重校刊」六字。此本前後無序跋，卷前〈門目〉之後摘錄有龔易圖於光緒三年（1877）丁丑臘月，檢校藏書，編次既竣識語，其中，所錄即〈購海寧陳氏詩三千餘種〉七律二首。未有「民國二十年辛未三月孫禮逸重校鈔」一行字。此外，在卷四集部末頁，亦有「民國二十年五月龔十二子禮逸重校鈔并志」注記。此本抄寫年代未詳，北京商務印書館的影印本在頁六九、七五、一六二這三處都有「錯簡」，查閱時宜留意。

福州市福建省圖書館收藏《大通樓藏書目錄（簿）》共兩部，均係龔禮逸手抄，十分工整。其中，一部略有蟲蛀，抄寫時間較早，共二冊，館方著錄為「手稿本」。另一部則註明係1964年抄本，題作《大通樓藏書目錄》，亦二冊。手稿本內容包含：〈大通樓五萬卷藏書櫥藏書目錄并序〉、〈門目〉、卷一至卷四（經、史、子、集，各一卷）正編書目，每卷末註明該部類目數、部數、卷數、冊數。第四卷末頁，有「大通樓藏書，經、史、子、集四部，計一千四百一十二種，三萬八千三百零六卷（內二十五種無卷數），除十七種內共缺一百九十四卷外，實存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二卷，共裝乙萬零參百壹拾五冊。……民國二十年五月龔禮逸重校鈔」五行文字。（按：鄭振鐸鈔藏本，所記部、種、卷數相同，惟冊數作「一萬零三百零八冊」，少了七冊。）卷五附錄。附錄（上）為「龔氏家言」，屬於龔氏歷代著述目錄；附錄（下）為「待編部目」、「待修書目」等。書末有「民國二十年歲次庚午龔禮逸并識跋文」，共三頁。

《大通樓藏書目錄簿》的分類跟《烏石山房藏書簡明目錄》基本相同，只有在史部減少了「時令類」，這是因為無此類書。另外，在《簡明目錄》卷五附錄（上）的「叢書類」、「荒外雜著類」，在《大通樓書目》則取消了。叢書部分，歸入子部雜家雜編中；荒外雜著，通通隨其性質，分入各部類中，不再獨立設外國人著作類目。比較特別的地方，則是在版本之外還時常載有各藏書家的印記，可提供該書遞藏者的信息。

以下謹據北京商務印書館影印鄭振鐸舊藏《大通樓藏書目錄簿》，列其四部小類類名及各類之部、卷、冊數，以供參考。

23 見鄭振鐸編，《西諦書目》，上冊，葉47a。

(一) 經部

數目 類名	部 數	卷 數	冊 數
易類	30部	324卷	92冊
書類	20部	263卷	84冊
詩類	9部	178卷（內1部無卷數）	57冊
禮類	44部	1508卷（內1部無卷數）	389冊
春秋類	34部	458卷	123冊
孝經類	1部	1卷	1冊
群經總義類	24部	1196卷（內缺3卷）	424冊（內缺1部1冊）
四書類	21部	288卷（內2部無卷數）	149冊
樂類	2部	70卷	30冊
小學類	188部	1772卷（內2部無卷數）	710冊
總計	373部	6058卷（內6部無卷數； 1部缺3卷）	2058冊（內缺1部1冊）

(二) 史部

數目 類名	部 數	卷 數	冊 數
正史類	42部	4527卷（內2部無卷數）	794冊
編年類	16部	314卷	155冊
紀事本末類	5部	301卷	99冊
別史類	16部	787卷	153冊
雜史類	13部	171卷	39冊
詔令奏議類	6部	128卷	37冊
傳記類	30部	249卷（內1部無卷數）	61冊
史鈔類	7部	199卷（內1部缺6卷）	132冊（內1部缺5冊）
載記類	9部	292卷（內2部共缺11卷）	57冊（內1部缺2冊）
地理類	60部	1407卷（內3部無卷數；2部共缺7卷）	394冊（內1部缺2冊）
職官類	6部	93卷（內1部無卷數）	45冊
政書類	18部	967卷（內2部共缺21卷）	184冊
目錄類	41部	772卷	239冊
史評類	7部	178卷	33冊
總計	276部	10385卷（內7部無卷數；另7部共缺45卷）	2415冊（內3部共缺9冊）

(三) 子部

類名 \ 數目	部 數	卷 數	冊 數
儒家類	42 部	490 卷	176 冊
兵家類	10 部	61 卷	15 冊
法家類	3 部	106 卷	17 冊
農家類	7 部	102 卷	24 冊
醫家類	41 部	634 卷	259 冊
天文算法類	21 部	163 卷 (內1部無卷數)	53 冊
術數類	19 部	163 卷 (內1部無卷數)	107 冊
藝術類	28 部	213 卷 (內2部無卷數；1部缺3卷)	93 冊
譜錄類	14 部	315 卷	119 冊
雜家類	8 部	5567 卷 (內3部無卷數；2部共缺11卷)	1217 冊
類書類	37 部	3333 卷	783 冊
小說家類	16 部	181 卷	36 冊
釋家類	3 部	46 卷	19 冊
道家類	19 部	72 卷 (內1部無卷數)	55 冊
總計	342 部	11446 卷 (內8部無卷數；另3部共缺14卷)	2973 冊

(四) 集部

類名 \ 數目	部 數	卷 數	冊 數
楚詞類	4 部	42 卷	13 冊
別集類	295 部	5722 卷 (內2部共缺7卷)	1537 冊
總集類	94 部	4154 卷 (內3部無卷數; 2部共缺80卷)	1116 冊
詩文評類	14 部	214 卷 (內1部無卷數)	53 冊
詞曲類	16 部	285 卷 (內2部無卷數)	152 冊
總計	423 部	10417 卷 (內6部無卷數; 另4部共缺87卷)	2871 冊

(五) 附錄

副本書籍 19部 137冊

未編入正目書籍 18部 43冊

卷冊不全書籍 29部 286冊

霉爛書籍 5部 333冊

有目無書 16部 119冊 (內1部不注冊數)

家中取用書冊 35部 203冊 (內2部不注冊數)

外借未還書籍 16部 261冊 (內6部不注冊數)

五、烏石山房與大通樓藏書之異同

光緒三年(1877)五月,龔易圖回閩,於烏石山得一地,修雙驂園,皮藏書五萬卷於其中。五年,臘月,檢校藏書。翌年編次《烏石山房藏書目錄》既竣,因錄往年所撰〈購海寧陳氏藏書三千餘種〉詩為識。其詩云:「捨此他無術可嬉,貧兒驟富便成痴;搬薑無用將憐鼠,還酒從今不借甌。高閣料應終日束,名山已悔十年遲;封侯食肉尋常事,得作書傭亦大奇。」「便願將身化蠹魚,鯨吞鱷咋食吾餘;埋頭自分甘沈湎,結習何生與袪除。未必聲牙常詰屈,但能過眼亦

軒渠：收藏豈僅兒孫計，有志都教讀此書。」²⁴ 龔氏將坐擁書城，即使是拜將封侯、錦衣玉食也比不上的感覺，以及願意將藏書適度開放借閱的心志，充分表露無餘。

賭棋山莊主人長樂謝章铤與福州龔氏為世交，其撰《課餘續錄》卷五云：「龔藹仁易圖方伯歸田，攜所得海寧陳氏書數千卷。其後又購閩縣劉奐為家鎮教諭書，亦不下數千卷。劉龔本戚屬，教諭家中落，故書歸於龔。」²⁵ 大致點出了龔易圖晚歲購書之重要來源，卻嫌語焉不詳。其實龔氏得自福州藏書家林佶（1660-1739）「樸學齋」、鄭杰（約1750-1800）「注韓居」、張祥雲「鞠園」、何治運（1775-1821）「瑞室」等的舊籍也不在少數，最後都度藏在光緒十八年（1892）改建完成的三山舊館大通樓。可能在民國以後，連在烏石山雙驂園的藏書也一併移置大通樓中。不過前期、後其的收藏品到底有別。烏石山房所有圖書，通常蓋有「易圖」、「烏石山房」、「閩縣龔易圖收藏書畫金石文字」、「龔藹人收藏書畫印」等章。至於大通樓新入藏，則大都蓋上「大通樓藏書印」、「龔少文收藏書畫印」兩方圖章，偶而只蓋二者中的一個章。此外，亦有作「閩縣龔易圖收藏書畫金石文字」、「大通樓收藏金石書畫」的，情形甚少。

1999年，北京中華書局印行鄭偉章《文獻家通考》三鉅冊，其中冊收錄「龔易圖」一則，²⁶ 全文約八百字，比較集中述介龔氏藏書之今昔狀況，還特別提到《大通樓藏書目錄簿》五卷、附錄一卷。1931年五月，易圖之子（按：孫之誤）禮逸重加校抄，著錄四部書一千五百餘種，三萬八千餘卷，萬餘冊，所藏多有徐徐、鄭杰、張祥雲、林佶等閩籍名家藏印，間有宋元本，多明本、精抄本及初清刻本。不過鄭氏據已故臺灣中央圖書館館員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所載：「《烏石山房藏書樓書目》，龔易圖撰，民國油印本」，以為殆即《大通樓藏書目錄簿》，則是不正確的推測。其實，梁氏所云油印本《烏石山房藏書樓書目》，應指民國十四年龔十二子綸（禮逸）重校抄《烏石山房藏書簡明目錄》（簡稱《烏石山房簡明書目》）四卷、附錄一卷之翻印本，今藏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及中央圖書館。兩種目錄內容不大相同，不宜混而為一。（說詳上文）

為了讓世人比較清楚地瞭解烏石山房、大通樓兩處原收藏書籍的情況，以下不妨舉一些實例，予以呈現。譬如：《烏石山房簡明書目》卷一經部書類著錄：

24 原詩見龔氏刊《烏石山房詩存》，卷2，葉22b。

25 謝章铤，《課餘續錄》，頁3265。

26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頁1107-1109。

《書說》三十五卷，宋呂祖謙撰，仿宋刻本。《尚書通典略》二卷，清楊方達撰，復初堂原刻本。《尚書指約》六卷，清楊方達撰，原刻本。《尚書口義》六卷，清劉懷志撰，東郡寶善堂原刻本。《洪範宗經》三卷，清丁裕彥撰，道光十五年山左丁氏家塾原刻本。共五部。《大通樓藏書目錄簿》卷一經部書類則著錄《東坡書傳》、《鄭敷文景望書說》共二十部，其中沒有任何一部與《烏石山房簡明書目》重複。

再如《烏石山房簡明書目》卷二史部時令類著錄：《清欽定月令輯要》二十四卷，清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勅撰，坊本。《清欽定月令粹編》二十四卷，清秦嘉謨撰，嘉慶壬申琳琅仙館原刻本。《日月紀古》十二卷，清蕭智謹撰，原刻本。《古今類傳歲時部》四卷，清董穀士、董炳文同撰，未學齋原刻本。共四部。《大通樓藏書目錄簿》卷二史部則無時令類書籍。

又如《烏石山房簡明書目》卷三子部天文算法類著錄：清康熙、雍正中奉勅《御製律歷淵源》一百零九卷，殿本。《高厚蒙求》無卷數，清徐朝俊撰，嘉慶丁卯年雲間徐氏原刻本。《乘方圖說》一卷，清蔣德鉉撰，同治十三年蔣金鋪原刻本。《算經十書》共三十七卷，清孔繼涵撰，微波榭刻本。《翠微山房數學十五種》共三十八卷，清張作楠撰，翠微山房原刻本。《梅氏叢書輯要》六十卷附《雜著》二卷，清梅文鼎撰，乾隆辛巳年梅穀成重刻本。共六部。《大通樓藏書目錄簿》卷三子部天文算法類共著錄《周髀算經》、《星經》等二十一部，除了梅文鼎《歷算叢書輯要》、徐朝俊《高厚蒙求》、張作楠《翠微山房數學十五種》三部重見之外，其餘皆不同。

又如《烏石山房簡明書目》卷四集部楚詞類著錄：《楚詞》十七卷，漢劉向編集、王逸章句，明王用晦翻宋板重刻本。《楚詞集註》八卷《附覽》二卷《辯證》二卷《後語》八卷，宋朱熹集註、明蔣之翹續，忠雅堂刻本。《楚詞評註》十卷，明王萌撰，原刻本。《楚詞燈》四卷，清林雲銘撰，原刻本。《山帶閣楚詞》六卷《餘論》二卷《說韻》一卷，清蔣驥撰，山帶閣仿宋刻本。共五部。《大通樓藏書目錄簿》卷四集部楚詞類著錄：《楚詞章句補注》十七卷，漢王逸撰洪興祖補注，汲古閣校刊本。《楚詞集註》八卷，宋朱熹撰，明聽雨齋套朱刊本。《楚詞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熹撰，明萬曆丁酉年魏椿重刊本。《離騷經正義》一卷，清方苞撰，《望溪全集》本。共四部。其中，僅朱熹撰《楚詞集註》兩書目中複見，不過卻是不同版本。

經由上述的說明與比對，我們有理由相信《烏石山房簡明書目》（《烏石山房

藏書簡明書目》)與《大通樓藏書目錄簿》原本著錄的是龔易圖兩座藏書樓所藏,各不相干。也許到了龔易圖晚年,甚至他的子孫輩,才把烏石山房的藏書也移到城北三山舊館內的大通樓,一起貯藏,外人不詳其緣由,也未睹見《烏石山房藏書目錄》,遂貿然以為兩種書目乃同書異名,顯然並非事實。

六、餘 說

龔藹仁先生自光緒初年開始大量收購皮藏舊籍兼及新出書刊,前後垂二十載。所有藏書依獲得先後,分別藏於烏石山房、大通樓兩處,並各編有藏書目錄。在龔氏生前並訂有閱覽規程,以便管理借閱使用。可惜「人亡政息」,歲久漸至怠忽,轉借遺失不在少數。殆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末,可能是家庭經濟因素,或是為了遺產繼承分割不方便,於是不得不先把烏石山房的舊藏予以拋售,並被運往臺灣,存放在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文學部及總圖書館。事後,神田喜一郎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附設臺灣愛書會發行的《愛書》第三輯,〈佞古書屋漫筆〉中,敘及購買龔氏藏書大概,唯未引起世人注意。這件事在多年後才由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蘇薌雨(1902-1986)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梁容若(1905-1997)教授撰文予以披露,世人亦稍有所知。²⁷不過,在六〇年代前後,福州籍的報人、掌故家芝翁(高拜石,1901-1969),在臺北《新生報》副刊闢「古春風樓瑣記」,大量刊載近百年來人物生平軼事、藝文掌故,曾撰有〈龔藹仁儒林峻望〉一文,末段云:「龔家的祖屋和雙驂園,到抗戰前,都還由龔姓子孫守著,藏書樓的書籍,也還完好,……三十年日本兵侵入福州,進了龔家,把許多珍本都搶了去,裝回日本,戰後也無可索償。」²⁸高氏與蘇、梁兩位教授的說法並不一致。

2000年春天,龔氏後裔將許多三山舊館老照片及多種史料文獻結集為《憶福州三山舊館》一書,印贈親朋好友、福州有關單位及社會賢達。其中,摘錄了高拜石《古春風瑣記》原文,並加編注云:「據傳大通樓原藏書十萬卷,1941年福州淪陷時,日本人劫去五萬卷,後發現放在臺灣。尚存五萬卷,解放後由藹仁公

27 蘇薌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之發展及藏書狀況〉,頁6。梁容若,〈記「烏石山房藏書」〉,頁8。

28 芝翁(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第三集)》,頁11。又1963年11月27日,臺北《中央日報》,第6版,登載南湖(按:高拜石筆名)〈龔藹仁卓犖扶群〉,末段云:「環碧軒有藏書樓,購藏海寧陳氏藏書三千餘種,多海內孤本。……抗戰時,福州陷敵,日兵侵入其居,強攜其大半捆載以去,插架縹緲,遂多不全,亦藏書家一大劫也。」被日本人搶去藏書的說法,未曾改變。

十二孫龔綸捐獻給國家，但他把部分珍善本存在家中，文革時被查抄，破四舊，勒令焚毀，終遭浩劫。」²⁹ 2004年七月十三日龔鑄智在《福州晚報》發表〈龔易圖和藏書樓〉，文末云：「1941年，日寇佔領福州時進入龔家大通樓，把許多珍本都搶走，有的被運往日本，有的仍於臺灣，因在臺灣已發現蓋有『大通樓藏書鈐記』的圖書。」³⁰ 看來事情的真相似乎未完全明朗化，仍須進一步找尋相關史料予以印證澄清。

值得慶幸的是龔氏所有十萬卷左右的藏書，目前仍有大部分安然存放在臺北市臺灣大學圖書館、福州市福建省圖書館。它們已由私藏化為公藏，更方便海內外學者專家借閱研究。也許世人除了關心龔易圖藏書的來龍去脈之外，更應把精神用在兩家圖書館所收藏龔氏原有珍善典籍上，開發其精彩內容，進行更多深入的探索，方是學術界之福。³¹

附記：本篇論文修訂稿送交《故宮學術季刊》編輯部之後，輾轉獲得匿名審查人寄贈由王長英、黃兆鄆編著《福建藏書家傳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所載〈龔易圖與「大通樓」藏書〉一文（黃兆鄆撰稿）。其頁九三，首段敘述二十世紀二〇年代龔氏後人有意將藏書出售日本，曾被福建省政府主席楊樹莊（1882-1934）攔阻，而且準備由政府出價收購而未果；頁九四，第二段交代大通樓藏書二大來源：閩縣劉家鎮「翹（按：當作「翹」）均居」、海寧陳鱣（按：原書誤作「鱣」）「向山閣」藏書，內容均相當詳實，可補拙文之未及或未備，特予拈出，請讀者參酌，並向熱心審查人致謝。

29 含晶後人編印，《憶福州三山舊館》，頁8。

30 《福州晚報·閩海神州》，電子版，網址同註5。（檢索日期：2007年1月18日）。

31 1936年6月，鄭振鐸在《暨南學報》2卷1期發表〈《盛世新聲》與《詞林摘豔》〉，文中特別提到1935年春天「到了上海，在商務印書館藏書室獲睹福州龔氏大通樓所藏殘本《盛世新聲》，後竟附有《萬花集》2卷，為之大喜欲狂！……不惜費一整天的工夫，將《萬花集》全部錄目而去。至是，關於《新聲》、《摘豔》二書，乃有充分的材料，足以供我們作比勘研究了。」這是近代學人最先利用大通樓藏書進行學術研究的例子。此後，臺北中央圖書館館員梁子涵撰〈《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及輯佚書問題〉、〈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陳世祥校本《太平廣記》〉，則為較早注意到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烏石山房舊籍的學人。1959年夏天，臺北藝文印書館主人嚴一萍（1912-1987）用了兩年時光取臺灣大學中文系所藏「清陳世祥手校」（按：嚴氏研究結果，應是「孫潛」）談愷刊本《太平廣記》（原500卷，今存486卷），和明、清刻本暨抄本比勘，撰成《太平廣記校勘記》。他所用的這套最有價值的參校本，正是烏石山房舊藏。2005年6月，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邱麗文撰《馬國翰及其〈玉函山房藏書簿錄〉研究》，在討論《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傳本時，特別留意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烏石山房文庫」馬國翰的手批本，並錄其批語。上述都是利用龔易圖藏書進行開發探究的例子，值得肯定。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6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謝章铤，《課餘續錄》，沈雲龍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續編》，第149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 (清)龔易圖，《烏石山房詩存》，清光緒九年龔氏原刊本（1883），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 (清)龔易圖，《烏石山房詩藁》，清光緒五年（1879）龔氏原刊本，福州：福州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 (清)龔易圖編、龔晉義等續編，《藹仁府君自訂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二、近代論著

- 沈雲龍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 林夕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林更生，〈大通樓—龔易圖的私家藏書樓〉，《憶福州三山舊館》，福州：含晶後人編印，2000，頁13-14。
- 邱麗文，《馬國翰及其《玉函山房藏書簿錄》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南湖，〈龔藹仁卓犖軼群〉，《中央日報》，1963年11月27日，6版。
- 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第三集）》，臺北：台灣新生報社出版部，1962。
- 郭白陽，《竹間續話》，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年7月。
- 張寶三，《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
- 陳士驩，〈三山舊館瑣記〉，《憶福州三山舊館》，2000，頁64-65。
- 陳衍、沈瑜慶等，《（民國）福建通志》，福州：福建通志局，1922。
- 梁子涵，〈《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及輯佚書問題〉，《大陸雜誌》，4卷5期，1952年3月，頁11-16。
- 梁子涵，〈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陳世祥校本《太平廣記》〉，《中華日報》，1954年8月16日，6版。
- 梁容若，〈記「烏石山房藏書」〉，《書和人》，296期，1976年9月，頁8。
- 福建省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善本書目》，福州：福建省圖書館，1965。
- 鄭振鐸，《西諦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

蘇薌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之發展與藏書狀況〉，《書和人》，58期，1967年5月，頁6。

薩士武，〈福建藏書家考略〉，《福建文化》，1卷3期，1941年9月，頁57。

薩兆寅編，《福建藏書家資料彙編》，福州：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藏手抄本。

嚴一萍，《太平廣記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龔綸，《大通樓藏書目錄》，1964年龔禮逸手抄本，福州：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藏。

龔鑄智，〈龔易圖和藏書樓〉，《福州晚報》2004年7月13日，

<http://www.fzen.com.cn/fzwb/20040713/GB/fzwb^8382^wba09001.htm>（檢索日期：2007年1月18日）。

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京都：同朋舍，1997。

The Book Collection of the Late Ch'ing Book Collector Kung Yi-t'u — An Investigation Using the *Wu-shih-shan-fang Chien-ming Shu-mu* and *Ta-t'ung-lou Ts'ang-shu Mu-lu-pu*

Wang Kuo-li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Criticism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the “Black Rock Mountain Studio” (*Wu-shih-shan-fang*) and “Great Harmony Hall” (*Ta-t'ung Lou*) of the Fukkienese scholar Kung Yi-t'u (1836-1893) had an impressive collection of over one hundred thous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This collect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collections of Sung, Yuan, and Ming works assembled by such famous Fukkienese personages as Hsü Po, Lin Chi, Cheng Chieh, as well as handwritten copies. Also, a large number of antique materials from other collections and volumes for practical usage were included, altogether comprising a unique and valuable colle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a portion of Mr. Kung's collection was given to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bulk of the collection, however, was bequested to the Fujian Province Library and th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Luckily, the number of books missing from Mr. Kung's original collection is very small indeed.

This article utiliz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copies of *Wu-shih-shan-fang Chien-ming Shu-mu* and *Ta-t'ung-lou Ts'ang-shu Mu-lu-pu* as its major sources. On one hand, it will examine the overall number of books currently present in the Taipei and Fukkien collections as well as their overall state of preservation. Additionally, the provenance, type, and content of these books will be considered, as well as their historical value. Finally, this article will seek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figure of Kung Yi-t'u himself - an important figure who was both a writer and book collector in the late Ch'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Greenberg)

Keywords: Kung Yi-t'u, Book collector, “Black Rock Mountain Studio”, *Ta-t'ung-lou Ts'ang-shu Mu-lu-p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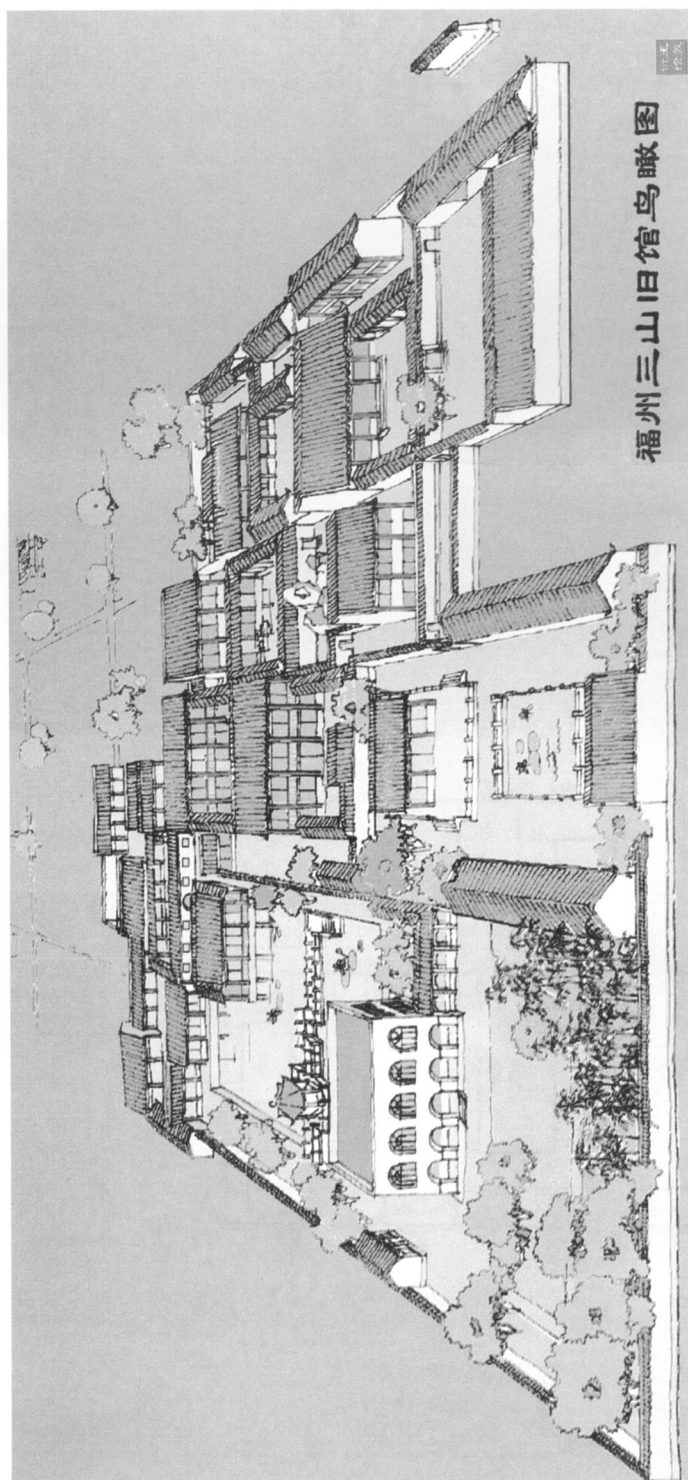


圖1 福州三山舊館鳥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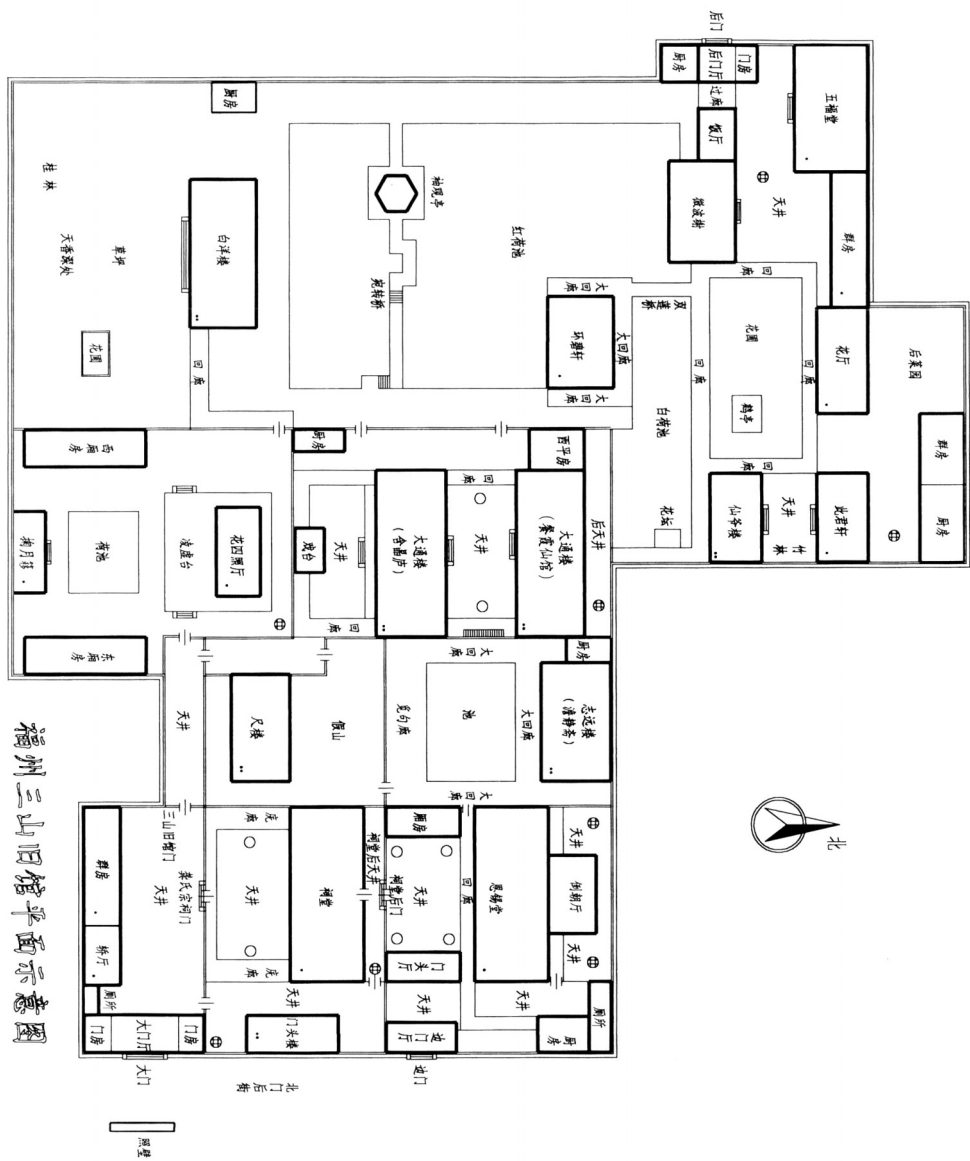


圖2 福州三山舊館圖

福州三山舊館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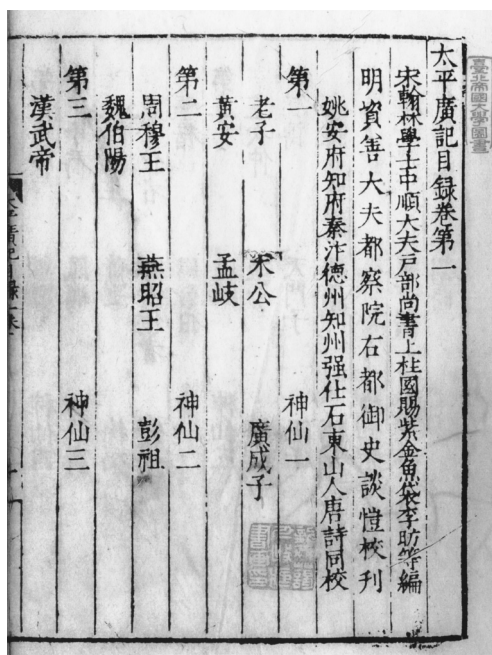


圖3 烏石山房文庫本《太平廣記》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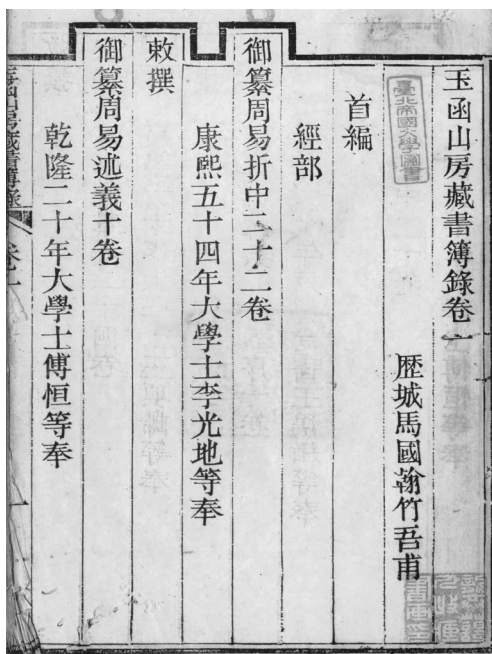


圖4 烏石山房文庫本《玉函山房藏書簿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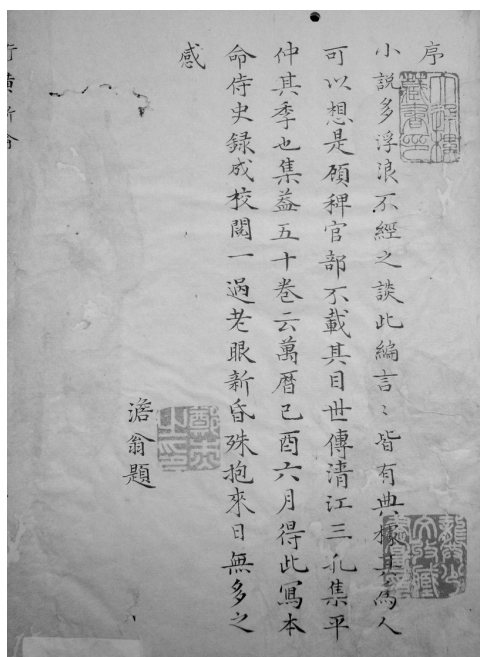


圖5 明抄本《珩璜新論》 福建省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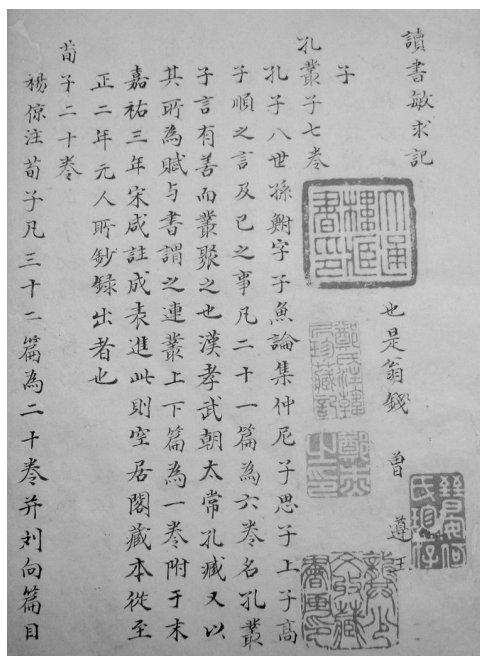


圖6 清抄本《讀書敏求記》 福建省圖書館藏